



井上揆  
纂評

增補蘇批孟子

中

仁12  
336  
2





利  
86  
五

增補蘇批孟子

陽  
316  
2

增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洵老泉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增補

日本井上揆一卿纂評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撮敘法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語喝破賴云古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証道一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應性善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上節釋世子之疑下節勵世子之志

親喪固所自盡句最重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堅其自盡也是誠在我信其所自盡也弔者大悅又自盡者所感動也

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蘇云就此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飣粥之食，自天子達

瑞墨 齊本 上之 復字

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賴云結得簡承得敏

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

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

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

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

大本大機不唯喪禮一件

蘇云一句了便證

蘇云提起

即民之不自縱愈見君之不可緩

見恆心由于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

蘇云振一語

照分田主

蘇云平放下

照制禮賢

賴云注疏語入文却古雅

賴云兩處皆用注疏古雅鏘鏗

此下三節總見助法當行

蘇云前段叙夏殷周即下其實皆什一也一句

却言徹者云云此段論貢却就凶年一句謂下

法與前同

賴云是學詩之有益實用者

蘇云又說有恒心以後事一段參差不齊亦法

自甫未七五子

氏五十而貢般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以助為王詳言貢法之不善正見助法之善也

重只引起凶年一句

蘇云就凶年句翻下

坐實世祿起下行助頓挫

蘇云又引證

中五

三



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教民總見助之當行應上恒心只帶說

賴云以上已了一篇以下其措置區畫

賴云勉之即是力行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蘇云引證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法。是為王者師也。賴云畢竟願力行如何而已。正言為國之問。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蘇云方是敘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此節言井田之能善民俗。並見助法之善。鄉田同井。結上生下。為一節樞紐。此節詳井田之形體。蘇云。君與子。子之君。雖非着意。語自相終始。賴云。在君與子。亦是大本大機。

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民事不可緩句。是一章大旨。通章分兩截看。新子之國以上。是詳民事而望其力行。以下詳法制而期其潤澤。以行助為主。故前極言助法之善。後復以正經界詳告之。總完得一個民事。至制祿乃行助裏面事。而學校亦因行助來。俱帶說。上截勉君。下截勉臣。然以君為主。故下截起處。曰子之君。收



處曰君與子帶定君說賓主分明 上截對文公說只言助法之善其法  
制之詳留出對畢戰始言之乃淺深詳略法亦一意分作兩層法

神農始為耒耜教民稼  
穡又教民日中為市起  
句已伏並耕同價之根  
賴云是問答大文字作  
問對文者取法于此足  
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  
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伏下子是之舉  
先揚法  
解道所謂為神農之言  
賴云此其主意

賴云我却不言主意先  
友問之尤妙先問種粟  
後及它事鉤其口中然  
字故能夠得其否字

此節當在害于耕處作  
一段落下節末二句作  
一段落上截奚為不自  
織一遍下截何不為陶  
冶三層又一逼上截曰  
害于耕下截曰不可耕  
機調相配雖長短多寡  
之不同然正須于參差  
中識其整齊也

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  
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  
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  
冶主意用反筆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  
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解未聞  
緊對與民並耕  
惡得二字與上則誠二字相應  
實意用正筆  
賴云蓋藉其口中語而起  
賴云微露  
蘇云三句  
賴云亦粘起



蘇云此下若決江河

賴云一句如轉圓石千

仞之山下文數百言皆

趨勢滾下

賴云趣人口語擊定去

以出已論不如此敏妙

不足以服人

治人治於人承勞心勞

力說下食人食於人又

承治於人治人說下都

用頂針句法

蘇云以下反覆考証以

見大人之事

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賴云大義

五

此處單就禹作一小束

此節固是承上然兩不得字又起下得人  
農夫也用倒筆然出見非堯舜之所憂正明斥並耕之說  
以分財教善觀起得人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與士五穀不登相應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自甫家七五

口五

六



解上竟以不得舜為已  
憂二句

蘇云三段通作一段  
賴云三挑耕字為結篇  
法匪密以下餘論  
用心字應上勞心

此引為不倍師之證凡  
四層而尤重曾子一層

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一意相生相足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  
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  
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

蓋曾子不改所事，與陳  
相正相反，故下獨言異  
曾子

轉入許行，今也二字與  
上昔者二字緊照

以膺字跌學字，以方且  
字跌亦字，不善變句結  
上四節，同應用夏變夷  
二句  
賴云以變字相呼應，以  
下一問答，以偽字相呼  
應  
說許子之道可從，不獨

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曰：不可。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  
也。南蠻、舛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  
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



辨。為許子辨，亦是為倍師

賴云：臨終一小波，就數項中獨抽妙。獨借屨為喻者，以許行相履就其所明者而通之也，亦前後映帶處。

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應前破他無偽句。

通篇作兩大截看，不善變。以上是闢許行並耕之說，以下是闢許行同價之說。然以闢並耕為主，上截又分三截，首三節許行陳相託為並耕之說，以上是緣起，種粟三節就許子所不能兼者以明詰其不能耕，當堯之時二節敘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三節斷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是闢並耕之非，以上是正位，以下責其倍師是餘意。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眼目，則理勝詞達。孟子先拿定許子自身且不能兼，這一着則並耕之說不攻自破。闢並耕下，有不暇耕不必耕兩層，尤重不必耕，以折許

行厲民之說，然必俟說完不暇耕力，徐及不必耕，則文勢緩散，故趁勢插入易械器四句，將有相濟非相病道理提明，以照應厲民自養一筆如神龍出沒于雲中，若隱若見，真奇變之極也。不可耕且為，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少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己口中吐出，乃見前路逼法之妙。陳相先說害于耕，已理屈詞窮，孟子尚不遽折他，復以釜甑鐵反覆窮詰，直到他目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一句，方指得極有力，然則二字，如驚風掣電，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具肯滔滔汨汨，陳相直目瞪口呆，呆無從吐氣。然則二句，既將他折倒，卻特地提起大綱來，說有大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兩股中，上股重禹



邊而以益引起下股重契邊而以稷引起極參差亦極整齊 堯獨憂之 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並堯舜以不得舜禹皋陶為已憂俱以一憂 字為眼目乃上承勞心下注豈無所用其心何等針線 許子始託神農 並耕之說欲齊人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 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一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 獨為末段收煞直結盡通章蓋通章所關皆治國家事也

不曰夷之而必撮墨者 二字是原敘法是立案 法

通章以道字為眼目觀 其曰不直則道不見以 薄為其道儒者之道亦 必有道處處提醒道字

蘇云作一節奏起

五句說得字字意婉足令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可見

夷子曉得孟子兩路擒 他乃引若保赤子之言 援儒入墨作墨子兼愛 解又為施由親始之言 推墨附儒作自己厚葬 解所謂遁詞也故孟子 關他親其兄五句先解 吾儒並無兼愛之說且 天之三句正破墨子愛 無差等之誤 此節言厚葬之心以深 明一本之意 賴云夫此也掩之誠是 也自實事上一轉下便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蠅蚋姑嘬之其顛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



入議論何等快利

歸重未二句言外見夷

子厚葬不失仁人孝子

之用心正以感悟他

賴云不於言語上爭直

抽出心苗使其反照所

以屈服

憮然為閒四字畫出夷

子悔悟神情真寫生手

非其招尚不肯往奈何

不待其招而往都是翻

進一層襯法

蘇云提問語粘上折利

字

蘇云再引古事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蘇云結語藉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枉尺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直尋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

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

此層以勢言

一應

引事

蘇云再引古事

蘇云再引古事

前引虞人見其能守義

此引王良見其不徇利

此處輕輕叙過重範我

馳驅及我不贊二句為

下羞與射者比句立案

一終日不獲一朝而

獲十之故留在良不可

處方行說出亦前畧後

詳法一意分作兩層法

御者三句收拾上文為

如枉道句作跌最有方

以御者之不肯枉法

跌出君子之枉道是低

一層跌法

賴云餘意為結更矯健

且子三句再進一層

駁得更盡

賴云百尺竿頭進一步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

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

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已以有為孟子詳言已不可枉而枉

此層以理言

此層以守言

蘇云一百五十字只一句轉

蘇云

蘇云

蘇云

蘇云

蘇云

蘇云



已不可以有為齊景節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凡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不可為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為之以守言且子二句言枉道必不得利以理言篇中亦可為與弗為也正折他宜若可為句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正駁他豈不誠大丈夫句開口一語喝破即引證以妾婦反對丈夫見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末節言大丈夫之事一氣滾下筆力雄壯寫出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以居廣居三句為主而又從得志不得志揭出三個大關頭方是居之立之行之底實証正與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以順為正反對此之謂三字與上是焉得三字緊相呼應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提出一急字便隱為後文難字作墊是一章眼目此節以諸侯失國形士之失位下節以農夫之耕形士之仕兩節一樣起法是整齊處上節申言從容說到主下節則但申言容邊上詳下畧上節從主位收應弔字下節從客位收應出疆字是變化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難仕處一層而一層中多少踴躍變化是文句也

周霄本欲諷孟子之難仕卻轉從急仕重重跌入意謂孟子已入其彀中卻被孟子提出一道字救轉真有山窮雲起之妙

蘇云三段從方折入本意欲字從上願字生來惡字從上賤字生來以欲字引起惡字

賴云三段皆以譬喻結賴云問答三層而文法如不窮

其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

蘇云轉換如走丸

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掉一闔之詞

空中振蕩文法賴云韓退之三上宰相書藍本

於此有人句說得鄭重所謂中流砥柱也梓匠輪輿何其輕為仁義何其重乃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何施之恃承上兩層辨駁殆盡

蘇云至此難倒用志字倒而復起似溪迴路轉一視萬里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文有只向喻意辨明不必

蘇云對說

蘇云就一邊翻下

賴云三梓匠輪輿復自然姿致

賴云語未了忽出一問奇變

賴云兩鈞出其言中字自然起結

歸結



我正意而正意自足者此類是也

賴云三問三對未更自我問之而斷以一語篇法絕佳

此三節言湯能行王政未有惡而伐之者

此節寫出湯之於葛曲寬容教誨葛之於湯極力拒命肆虐來為下節行師張本

此節民望之民大悅及下節君子小人相迎等

語總見王政之得民為末節欲以為君立案賴云後世唯漢祖伐秦唐宋伐隋明祖伐元庶幾似之我邦神武征大和桓武征陸奧後醍醐征北條氏有此氣象此二節言武王能行王政未有惡而伐之者有攸不為臣五句從綏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其君子以下乃是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來迎別出取殘救民通節一順一逆回環相應

賴云以前唯速古事實此處以五句成議論絕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

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

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蘇云引事

蘇云引書

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

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

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

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

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

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

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



後世文人逞蹊

蘇云一折有萬鈞之力

又更有操縱

四海對齊楚望字對惡

字為君對伐字大字抹

然他小字

賴云行文措詞古雅秀

拔愈玩愈妙全在對待

重複處生姿是古文佳

處

蘇云此喻從語事譽不

貫串而文章燦然此最

妙于喻者

賴云語語古雅篇法章

法句法字法皆具

在王所二段泛論其理

未二句方實歸到不勝

身上一字與前一字眾

楚雖大何畏焉

蘇云婉切

孟子謂載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蘇云全用喻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

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

喻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喻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含下誰與為不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古今同數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句章大旨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蘇云引事對

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不迫仍不見

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不先仍不見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

賴云自是而章而合之則費解矣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

蘇云用對語

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所以不見諸侯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字應如宋王何與欲王

之善應

蘇云四段只兩句結

賴云結得峭勁

蘇云用五人收只兩句

結



蘇云敘治亂畧無瑕

一亂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賴云不置對語直出喻妙

賴云此句寫問者

口吻不易一字妙末二句是對正意然不待道之而意已了然於喻中矣孟子每安有此法

案

一篇綱領

蘇云敘事

提起禹

三句過脈應上氾濫二句

一治

此節分兩截，不得衣食以上，包夏商說以下，專屬紂，悅重下截為下節，周公相武王張本。

此節亦分兩截，大悅以上，敘其驅除之功，以下明其制作之由，兩截相承，下截乃足上截之意。

一亂

賴云列叙三聖人撥亂，慶然後入自己身上事，業來文勢一開闔昌黎。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遷洛法

提起

提起周公

此四句除

人害應上邪說暴行又作

此句除物害應上沛澤禽獸

蘇云又字題

提起孔子



原道頗學此樣子

此節亦分兩截禽獸也  
以上斥楊墨立教之非  
下著楊墨為害之大通  
節以處士橫議句為綱  
以為我兼愛四字為案  
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  
以率獸食人二句為結  
局

一亂  
懼字從孔子懼來即堯  
舜警余之心也  
通節以開先聖之道句  
為主距放正所以開之  
亦一治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閉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

蘇云再收

蘇云三句總收聖人之  
功大有筆力  
昔者節結當堯之時以  
下六節我亦節結聖王  
不作以後二節

賴云一語起結此法甚  
好蘇子瞻善得此法  
賴云一意重提作起作  
結開後世法門却刺兩  
句在尾一掉文舉更豐  
文心更永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章孟子自明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則非好辨而其所以不得已者欲撥  
亂為治也中間歷敘治亂見救世之心自古聖賢皆然子何為獨不然我亦  
欲正人心節為通章歸宿 治亂二字一篇綱領不得已三字一篇骨子  
下文洛水警余孔子懼吾為此懼全是畏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再收繳二  
句直應起局為一篇結構至末節雖是餘意然既專其責于已又欲公共責  
于人不得已精神逼得更緊 章丙敘治亂處一代甚一代敘聖賢救亂



處一代難一代此雖事勢固然然亦文章一步緊一步法

此節伏下以妻則食以於陵則居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蘇云婉切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  
 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  
欲抑先揚法  
 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蘇云提起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蘇云收與字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

此節句句敘事下節方斷之此節伏下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

蘇云四句斷仲子之罪  
 賴云亦一語起結  
 蘇云冷語反收  
 賴云頗與熊掌章結法  
 語意相類亦此叟口吻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蘇云四字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立案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願  
 曰惡用是駢駢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  
收拾上文相提  
 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  
並論筆情排宕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蘇云繳亮字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  
蘇云繳刺字  
 也

此章總見仲子必不能廉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下俱發明此意 匡章



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苦節如此故取其廉孟子正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而不成其廉起訖借蚓相形以窮仲子之操前後照應皆用游

戲之筆

蘇云就翻下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蘇云承上翻說破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蘇云再提起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

民不被澤二句即不能平治天下也不行先王之道即不以仁政也承上說入一頓一逆

賴云自家之論與引証之語相夾錯而為章道逸從容西京之祖也

為政句獨用反跌方見主筆

上無道揆正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層推出乃播惡于衆之實

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蘇云入仁字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轉接無道揆

賴云註疏語自成波瀾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地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箇故曰字收繳章法極為整齊通篇純用借賓形生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徒善二段收處以為高為下陪為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末段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不因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數語是通篇眼目

此篇是橫擔體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節欲人鑒幽厲之不仁中間引孔子之言為上下樞紐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賴云數章皆用詩書古詞以此之謂也一句為結而時有不置結者可悟文勢語氣自然變化處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曾補錄此孟子

口五

廿七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賴云一篇大學註疏此章而已正心誠意亦身中事目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賴云揆度時勢非是常套論

起處用逆下申言處用順  
賴云實活實着後世人君有志而不成者皆坐此姦雄得志亦由此

不重景公順無道之天只重文王能回有道之天如恥之句為一章轉換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

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三其字便含自取意

曾補蘇北

口五

二

隱後未唯大蘇時有之

蘇云再引証

入時事引孔子之言釋詩

蘇云再引証

引詩証喻意而正意自明

虛起

實寫不仁不可與言

賴云廿二史事跡歷然

蘇云引証

引文王事作証

二句又就文王推開說

喻

蘇云再引証

賴云受命字証字師案隨手引證轉攝是等文

蘇云又粘一耻字

蘇云又粘一耻字



引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借點出自取字以起下自侮自毀自伐真有蜻蜓點水之妙

引書証自取意

首四句雖是陪起實是今之諸侯樣子已為末二節伏案  
賴云篇法匪密語調妙絕  
此章以今天下節為主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欲與之去之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

為淵戩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

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

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也

也

也

也

也

前三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王動之末二節申言好仁常速而以死亡惕之

賴云正說

蘇云四節一節解一節

賴云正說

賴云引証陟結絕佳

此節就上之極下說此節就下之應上說

民本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賴云頌挫



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

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

賴云妙語、

大意只說二老歸則天下歸耳。然用父子二字以擬之。便覺奇警。

曾補上林北孟子

中

二十一



以富國引起善戰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

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

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中正則眸子瞭焉不中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以富國引起善戰

中

二十一

蘇云又轉下去

賴云妙語

奇語

蘇云一句佳

蘇云散結賴云故為此妙僻不

近人情語以警世耳

賴云

眸子胸中若出後人口必噴其語不推

蘇云三句語言却在

蘇云接蘇云轉

賴云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

蘇云前言禮與難此言道與手

蘇云一句一跌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

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賴云孟東對人問每以正理大道

明明自無枝蔓不逆詐而防之而問者屈服如刀斷札陸蘇云一句截住句開

溺字援字即借上文影說妙

賴云為不喻其首者決斷之不戰之戰

賴云學子每形人之聲口故不煩言而了然則字也字矣字轉指極敏決斷定極

賴云故曰勢不行

曾補蘇此孟子

中孟

二十一



蘇云正字變善字夷字  
變離字惡字變不祥字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

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

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

末節單結事親似絕不  
回顧守身不知事親獨  
舉曾子正以其平日能  
守身也舉單結雙之法

以格君心之非句為樞  
紐上二句引起此句下  
又承此句而言其效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  
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賴云

蘇云承上二句接下二句  
賴云陸宣公庶幾似也  
與上

賴云自是兩章

蘇云兩句承住

致上撤上

文兩不足相呼應

賴云諸君唯以吉擊賊

賴云是昌黎師說所以不行

十分冷笑



曰子聞之也。舍館。賴云十分親熱。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賴云十分心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蘇云四句整後樂字卻翻作一段其中五句相乘。

賴云獨在樂上委曲解自然波瀾。

壩谷云莊子胠篋篇起首與此同一法開千古突起法門。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賴云阿骨打可以籍口。賴云鐵末真可以籍口。蘇云四句開承。蘇云二句半結。蘇云二句並總。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賴云此章告君之休如此後人遂以此為孟子書不可為訓亦是痴人說夢

賴云注意處却在寇讎句下文亦取之為結

其田里總上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

之謂寇讎賴云警世君也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蘇云就寇讎字結簡峻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賴云六經之旨包括在此二句中三字見大節目大機括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賴云郭子儀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賴云霍子孟諸葛孔明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賴云會心實歷語它人不能喻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以欲其自得句為主首句正自得工夫下皆自

得中妙用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賴云不然則博亦何益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賴云漢文帝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賴云李林甫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賴云若使道學先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

生將說許大高妙的話

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賴云看其轉探處蘇云本字聯起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

賴云是亦水

通章俱就水說只未一句點出正意



也而仲尼不曰水哉水哉。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君子存之句為下四章總員。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

蘇云至此文章演開。又以兼上四段。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兩子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當年直接尼山一段深情。至今可想。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

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蘇云文勢至此欲絕而  
文情正爾踴躍下文引  
取友之端以証惡得無  
罪之語不須聯絡呼吸  
自應與龍斷章同此只  
引學射更更的當蓋長  
于喻者不迫而切  
賴云是與子產放魚同  
意皆引古解古也而是  
獨叙事不置議論議論  
則意索矣意已明於外  
也  
取友必端句最重孺子  
取友端而能免禍則羿  
之所以殺身者由于取  
逢蒙之不端也不用找  
上而上意自明  
賴云是妙在唯叙事叙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  
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

言不置已議論

兩有字，兩者字寫出紛  
紛藉藉，惟有孟子在旁，  
早為皆字獨字伏案，况  
弔禮未行，紛譁雜沓如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  
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  
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  
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曾補蘇七孟子 中孟 二十一



此又畫出個不成禮樣

子來

賴云古文每每似繁而簡似直而曲似率而深

賴云單起

不愛入敬人何以見其

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恒

愛恒敬何以見我為愛

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

脫出即層層從下繳轉

賴云一頓

二節懸空立案為下三

自反地

賴云一頓

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

仁禮存心之真切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

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

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無亡本

賴云一挫

于禽獸又何難句一面

將橫逆劈開一面仍以

仁禮自反故下面直接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賴云學問總為逆境逆

境不為患乃始君子故

特於逆境上詳之

蘇云又分憂患作一段

賴云也字矣字錯雜為

節奏而以爲字斷定之

是前後筋骨處

首二節是叙三節是斷

四節五節發明同道末

二節設喻以足上文

平世亂世便為地字伏

案兩賢之便為同道及

易地皆然伏案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

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

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

中孟

三十一



蘇云只用以句表出禹稷心事顏子已燎然更不必說此舉單見雙法孟子省文之妙蘇云兩段終上文未盡之意

賴云文字凡用譬喻乃有姿致不窮家學文者宜知此境而可也遙應兩賢之乃正明其為同道也

五不孝從輕說到重連用三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地步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戮字危字正對責善

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首句喝起下五句情致悽惋。上面兩提章子，末句統承兩總結之作意，沉吟自見，得所以與遊之故。賴云結語法。

上二節敘事末節論斷。上節兩先生字已為師字伏案，次節似字君字已為臣字伏案。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蘇云：明其所以失處。蘇云：切其不得已處。賴云：是則不為無罪也。然亦有可憐處。  
賴云：疑案。賴云：俗人能如是乎。賴云：冷眼。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賴云。小品文字。宜以此為法。蘇云。四語叠見。只隔六字。然不覺冗複。是其運筆之妙處。

賴云。絕妙小品。柳州多藍本於此。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賴云。叙事法。蘇云。二字前意俱在。俱不覺累。上節即是下節影子。所以求三字。包却無限情狀在內。今若此三字。有說不出光景。所以求三字亦然。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賴云。如其敘事精細處。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蘇云。凡譬喻之後。以正意承之。以譬中直置其間。不復用類。此與異此等語。是古文妙處。唐名家所未至也。

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蘇云斷所引從容不迫不緩

此承上節推進一步三段遞下正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此節就上節覆說一番語脈緊頂如窮人向來蘇云反覆重疊愈不厭如跳層繚但見蒼翠

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賴云三字是對以下註釋此三字蘇云重轉

蘇云語安

賴云不怨者如何

賴云敘事

賴云以下亦休散貼其心寫其聲口

賴云議論

正憂之深處

故即以解憂言憂字即怨字意也

賴云也字獨在此句當思故是承上起下處

蘇云轉到常情方喚得大孝精神出來

蘇云復折歸方見收拾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

賴云不得於父母則熱中

賴云怨慕也三字至此釋然

賴云暗解怨字



賴云、父母字朕字連下句法奇崛  
賴云此亦烏知齊東野人之語乎孟子不必論其真偽唯說道理云云而已後儒乃執為實有此事痴人前真不可說夢也

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所以不問開引一故事詳述一番子殺一語主尺三句微入舜妙

賴云下一否字不復說其

賴云引古解古不用自家語妙

蘇云就此二句又生一折  
仁字一章主意大旨盡于親愛二字封之固是親愛之仁使吏治亦所以全其親愛無它之仁一封之也二句一章眼目次節明其封之故未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賴云復語妙

蘇云承得不緩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



節明其或曰放焉之故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

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故謂之放。以上答清或曰放焉之國。雖然一轉

最重。見得不專愛民。正

親愛其弟之無已。歸併

上節仁字曲折。如化工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謂也。

蘇云。文勢先合急辯。竟過下瞽瞍。又生一折。

子。舜南面而立。堯師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動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一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



賴云以問者語結之此法甚可學也

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蘇云再引書繳

蘇云却引詩以明之

賴云非如齊東野語也

賴云把一天字段段洗發其語實韓柳之源也

賴云四案者是三案中波瀾耳，故與他案異。賴云八十餘字，對其實解前十二字。賴云此章三疊錯綜法，極有結構，當熟讀深思。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夫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賴云一字對，翻新出奇

蘇云再轉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二案，蘇云

蘇云四轉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二案，蘇云

賴云猶夫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二案，蘇云

實以上泛論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二案，蘇云

蘇云五轉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二案，蘇云

賴云以下賴評百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三案，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賴云伏二案，蘇云



以得其法文章之法盡于此  
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天字繳得足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之故方熟得透  
賴云百六十餘字對其實解前三字拈出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此三字錯綜而天花眩久  
賴云臨終一轉下是篡也三字為大頓挫使讀者悚然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賴云臨終一轉下是篡也三字為大頓挫使讀者悚然

此篇是翻案文字堯以天下與舜舊有成案但既以為可與則亦以為可取且將以為可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者故孟子特拈出天字翻去常說使知天下公器天子即欲與人而不能正以沮天下後世奸雄窺竊之謀此大有功于世教之論也  
通篇以天字作骨總是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萬章就不能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此是抽繭剝舊手段

明與賢事自應兼言堯舜但本章以禹為主不叙堯舜不可直從堯舜叙起又不可看其從禹說起在禹內帶補堯舜于事不漏而實主又極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二年之



分明真化王之筆  
賴云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此言天與子之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命即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賴云闔

賴云亦引古解古。然是却不與它處同。于伊尹述其事于周公。言其意變化無方。蘇云只以孔子語結更。高。賴云合兩項為一結。不更置照應語。後來唯大蘇時有之。然引孔語代之。全体肅然。就孔語一也。兩字即用收文氣。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開下。蘇云申伊尹。賴云猶益於啓。蘇云申周公。賴云亦應與賢。應與賢。

徐思曠曰。辯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處。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



並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見天子薦亦不足憑  
 總一歸于與子下並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  
 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叙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  
 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為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叙事  
 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于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叙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  
 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叙事叙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叙  
 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  
 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  
 並一毫利心也用不得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  
故曰否又曰不然賴云叙事蘇云一句起下分兩意承賴云叙事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

塩谷云弗不之深也二  
 字使用之異可考

達時所行之正

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不遠乎大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蘇云翻轉  
 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  
賴云是亦想像其心摸寫其口吻  
 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  
蘇云登上一句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蘇云一推三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蘇云承上兩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  
上文申明已所以應聘之意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先正二句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類云篇法似疏而密，大  
可法也。

既曰堯舜之道便不是  
要其承認要字正痛關  
要字也此乃掉弄機關  
之筆。

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蘇云又轉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使人帶聘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  
通章斷案  
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深字正對辱字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類云割烹至末一見蓋不多汚口吻也類云引証  
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此章反覆辯伊尹無割烹之事耕莘二節詳言正已之事憺然二節詳言正  
天下之事是案吾未聞二節言其能正天下必無辱已之事是斷末節引書  
証伐夏之事愈見非辱已所能為 樂堯舜之道句為一篇骨子下非其  
義非其道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使君民為堯舜君民以斯道覺斯民有不被

堯舜之澤處處跟定堯舜之道來可見其窮之所守者堯舜之道達之所行  
者亦堯舜之道何嘗有辱已之事故收處再繳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二句直應起處為通篇歸結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類云更鄙陋之甚故曰否不然也又曰好事者為之也主癰疽由使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非主癰疽一句斷定然後復引孔子不肯主癰疽事以斷其必無主癰疽瘠環之理  
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又引証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

類云餘論引證  
曰司城貞子者謂其後  
在宋為司城之官沒而  
謚以貞也曰為陳侯周  
臣者謂當孔子過宋適  
陳時貞子方仕陳也曰  
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  
曰貞見其為賢一句中



當時所仕之君後日所為之官人品之賢無一不備而又以後日陪今日用一為字實主又極分明真化工之筆

此段先敘奚去虞入秦事為下文論斷張本敘晉假道事夾入宮之奇一襯以諫形起不諫正見百里之智處故下段即緊接說轉落去虞入秦處重頓年已七十一筆下文俱動賴云智不智賢不賢錯綜而不覺重複天然文章非後世韓歐以下所及也

子為陳侯周臣蘇云對承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蘇云又一折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原敘法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接法緊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

凡四點智字兩點賢字極錯綜變化之妙直如圍花簇錦令人滿目迷離千古奇觀賴云五謂字與五乎字連下自問自答亦一法

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此辭奚無干主之事中節敘事末節論斷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句內看出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篇眼目末節一智一賢分兩截而智有四段賢却兩段四段中以首段為主下三段總申明首段蓋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汙不諫一段見他知默之智申首段中不可諫先去一段見他却廢之智申首段中知虞公舉秦一段見他知與之智申首段去之秦究之三段雖平列却又以不諫一段為主下二段即從此遞推而出既言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亦未必不為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自是追進一步說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從不可為智反跌入智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



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當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也前  
四段以第一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  
者之誣更何處置喙

增補蘇批孟子卷之中



